

音樂人生

文潔華

成人們慣常探問成長中的青少年，問他們希望學業完成以後加入何種職業？八歲以下的人答案不切實際，只能作可愛論不能當真(包括要做悠遊球大師或停車場收銀員)；但十八歲人的答案可多是認真的，只是茫無頭緒。

奇異的雲南古地中海

范舉

雲南是中國最奇異的一個省份，橫斷山脈自北而南，和中國所有的山脈走勢東西走向完全不一。這裡正是古地中海之處，一億五千萬年前，印度大陸板塊向歐亞大陸擠壓，使雲南古地塊東而西垂直形合併，聚攏在一起，這裡氣候溫和濕潤，而且垂直地形分佈，動植物資源非常多樣化，品種豐富。東西不足十八公里距離的四條南北走向的山脈，就是古地中海的邊緣，古地中海則成了山脈中的盆地，不斷升高。這裡是研究植物的物種和動物物種演進和播遷的重要線索，搞清楚了這些古老的物種是怎樣演變的，及所有門類，有利於掌握未來，利用演進的基因規律，培育出新型的糧食和經濟作物品種，也有利於發展食品安全檢測技術，保障糧食的安全。

在距今二億年前，地球上現有的大陸是彼此連成一片的，從而組成了一塊原始大陸，或稱為泛古大陸。泛古大陸的周圍是一片汪洋大海，叫做泛大洋。在距今一億八千萬年前，泛古大陸開始分裂，漂移到南北兩塊，南塊叫岡瓦納古陸，包括南美洲、非洲、印巴次大陸、南極洲和澳洲；北塊叫勞亞古陸，包括歐亞大陸和北美洲。以後，又經過上億年的滄桑變遷，到了距今約六千五百萬年前，泛古大陸又進一步分裂和漂移，從而形成了亞洲、非洲、歐洲、大洋洲、南美洲、北美洲和南極洲；而泛大洋則完全解體，形成了太平洋、大西洋、印度洋和北冰洋。

在圖書館聽見心臟的跳動

琴台聚 葉輝

這些年來，除了偶爾要寫寫文找資料，我已不大上圖書館了。倒記得讀中學的日子，上圖書館可不必什麼理由，尤其是在課餘的時候，還在街上閒逛，逛累了，便走到附近的圖書館，走進去也不一定很專心的看書，東翻翻，西揭揭的，一個早上或者午後就溜走了，然後便裝着下課似的回家去。

那時學校在九龍塘，不想上課的日子，便走進界限的中山圖書館。那是一所老派的圖書館，不常有新書，經常很冷清，容易找到空桌子。裡面的燈光不甚明亮，卻有一排在高牆上的窗子，從書架抽出幾本書，多半是舊得近乎破爛的書，往窗邊窗子的空桌上放下，翻翻揭揭，累了便換個姿勢，抬頭看看窗，窗外的陽光爬滿桌面，正好給桌上的舊書曬一下，翻翻書頁時，有一陣紙張發霉的氣味。那裡的書，大概嗅的時間多，看的時候少。

斯佳麗與林黛玉



不久前與朋友去郊外公園，在一尊白玉石雕塑的林黛玉像前，好幾位女士觸景傷情默默流下了眼淚。幾百年來，《紅樓夢》中的林黛玉以其凄艷之美，成為中國女性古典美的楷模。

然而，我的一位女友卻對林黛玉不太感興趣，她更喜愛的是美國名著《飄》中的美女斯佳麗。當大家把《紅樓夢》作為研究人性的聚寶盆時，她更願意把《飄》當成勵志經典。她16歲時讀了《飄》，對斯佳麗的個性塑造讚賞有加。她愛斯佳麗的理由很簡單：崇拜那種率性而活的生命力。這位女士下鄉時花容月貌個性極強，如果不是像斯佳麗一樣拳打腳踢拚搏不息，恐怕早就被「群眾」踩到泥裡去了。

我喜愛《紅樓夢》，因為其深邃幽遠的凄婉意境；我也喜愛《飄》，因為她除了有更壯闊的歷史畫面之外，還塑造了一個生機勃勃的美女斯佳麗。《飄》以其對女人性情的真實描述，顛覆了傳統的美女觀，這也正是《飄》幾百年來迷倒眾生、再版不息的原因之一。

林黛玉與斯佳麗，這兩個在作家筆下生活年代相差百年、不同國家的美女，實在有着太多令人回味的風格之異，美得如此不同。

林黛玉美在嬌弱。她有似癡非癡輕煙眉，似喜非喜的含情眼；她淚光點點，嬌喘微微，靜時姣花照流水，動如弱柳扶風。黛玉一出场，作者就淋漓盡致地刻畫了她那弱不禁風的風流。《紅樓夢》中其他女性的美，如寶釵的富態，鳳姐的潑辣，游雲的嬌態，自然都在其以下。以弱為美的中國古典美，內核其實一直是中國男人的審美。

斯佳麗則美在健壯活潑。小說一開篇就說她並不美，但魅力無窮。她那濃密劍眉下雙綠燦燦、生機勃勃的吊梢眼，透着不安分，雖故作嬌態，但玉蘭花色的臉蛋上卻掩飾不住天生的任性。少女斯佳麗雖被母親教導得舉止端莊，內心裡藏着倔強的叛逆，言行總是與淑女行徑相左。

精神與體格的強弱，是血統加環境的產物。《紅樓夢》中貴族後代親上加親的比比皆是：鳳姐是王夫人的內侄女兼侄兒媳，寶釵之戀，就是表兄妹之戀；寶玉與寶釵，也是一段表姐與表弟的姻緣。親上加親的後果自然是基因弱化，黛玉父母有否親緣關係雖不得知，但紅樓中貴族男女生理及精神的萎靡，與貴族世代近親聯姻的高概率可能不無關係。

斯佳麗呢，則是法國貴族後裔與愛爾蘭鄉下窮小子的結合。貴族的風雅注入了農民的粗獷，就融合為一個新鮮而活潑的生命。像很多貴族一樣，斯佳麗的母親埃拉本來也有嫁表哥的危險，只是一樁偶然的事件才破碎了這樁姻緣。與藏身深閨的中國貴族女性相比，埃拉有着廣闊的社交平台，還能爭到選擇自己的婚姻的權利，這點兒自主權是林黛玉等紅樓千金做夢也想不到的。

黛玉的弱，還因為大家閨秀的活動量太小。即使大觀園比窮人小院大幾百倍，黛玉的活動半徑依然有限。村姑天天跑出門種地提水之時，黛玉卻是大門不出二門不邁，全部生活就是吟詩弄畫，扶琴對月，吃藥流淚。精神上精緻雅雅，肌體卻萎縮了。她從小自會吃飯就會吃藥，剛到十四五歲的青春年，已是個典型的病人了。

斯佳麗呢，在美國南方棉田茂盛的紅土地上長大，從小跟或白或黑的男孩兒們混在一起玩，爬樹騎馬打架無所不為。母親寬容她的行徑，就因為認爲未來可能從玩伴中選個鍾意女婿。大觀園中小姐的童年，絕沒有這樣的機會釋放天真。按年代推算，紅樓女性應是在裹小腳的時代。

斯佳麗喜動不喜靜，一本小說沒看過，基礎知識都很匱乏，更別說是吟詩作畫了。在適合當時美

影視作品中的斯佳麗(左)與林黛玉(右)。網上圖片

莊園姑娘的活動中，她最愛的就是跳舞了。《飄》中斯佳麗的很多場精彩戲，背景都是令她大出風頭的舞會。細想想，古今中外的女人無論美醜老少，哪個心底裡沒藏着斯佳麗式虛榮？

愛情並不是斯佳麗的唯一，土地家園之愛才是她心底最深的情。無論阿希禮還是瑞特，面對這兩個她生命中最重要戀人的離去，斯佳麗的醫傷方式都是回到塔拉。那兒露珠在鬱鬱蔥蔥的灌木叢中閃爍，鄉間寧靜的暮色為她祝福。在家園屋簷的庇護下，斯佳麗才能安靜地思痛療傷，計劃新的戰鬥方案，然後重新出發。為了摯愛的土地，為了讓南北戰爭中被毀的家園重新煥發生機，為了吃上飽飯，昔日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斯佳麗，一夜之間變身最果斷嚴厲的管家婆，她紋絲腦汁計算，讓全家不至於餓死；她冒着炎炎烈日下地採棉花，讓白嫩的小手長滿了血泡老繭；為了保衛僅存的糧與錢，那雙纖細的小手還端起了長槍。

生長於亭台樓閣之中的黛玉，與土地的關係要遠

得多。大觀園雖然也靠土地為生，土地與小姐少爺們之間卻隔着收租人、管家等等一長串環節，除了逃難，小姐少爺都不會跑到鄉下去沾一腳泥土。黛玉當然不知柴米貴，吃再精緻的伙食也是兩口就沒胃口了。斯佳麗呢，卻是經常食慾旺盛，拿起玉米餅也能大嚼特嚼。斯佳麗人生道路上的種種阻礙，激起了她野性的鬥志。這些事若是讓黛玉碰上，大概只有以淚洗面。為生存的艱苦奮鬥，穿插在斯佳麗追求愛情的漫漫征途上，實際上已經由手段變成了最真實的目的。

同是美人，黛玉與斯佳麗對美貌的態度也絕不一樣。斯佳麗從16歲起就懂得經營美貌：如何讓濃密的睫毛嬌羞地蓋住眼珠，如何讓短人的酒窩縮得更深，幾乎無師自通就掌握了以美貌為武器的秘訣。從少女時代爭奪大眾情人的桂冠，到守寡後為生存的奮鬥，斯佳麗始終在精心運用自己的魅力。美貌、婚姻、情人，都被她當成創業的資源；為了利益，她甚至毫不猶豫地一次次搶走別人的情人。即使在南北戰爭時代，斯佳麗的行徑也違背了西方貴族的傳統道德觀，落到讓眾人側目的地步。

林黛玉肯定想都沒想過美貌也是資源，更不用說當大眾情人的雄心了；雖然天生麗質，卻任其自生自滅。一首凄美絕倫的葬花詞，淋漓盡致地道出了紅樓美人無可奈何的命運。黛玉有着中國古典女性的三從四德，即使知道寶玉把寶玉配了別人，也絕不違背長輩的意願隨便配個夫君；過好了頂多像王夫人那樣夫榮妻貴，壞了就像迎春那樣嫁個負心漢抱恨而亡。假設斯佳麗處於林黛玉的位置，可能早就提出與寶玉私奔了。《紅樓夢》中最後出走的也是寶玉，黛玉的幽魂永遠囚禁在大觀園中。斯佳麗不怕背叛離棄，一貫我行我素；黛玉呢，卻在大觀園中小心翼翼地經受着風霜刀劍般的人際關係，討些藥引子都要看人臉色。

《飄》的作者是美國女性，《紅樓夢》的作者是中國士大夫，二位的美人觀大相逕庭。前者不動聲色地讚美生命，後者感歎女性流水落花的宿命。斯佳麗的經典名言是：畢竟，明天是另外一天了。黛玉，卻是沒有明天的。

一字戒之曰貪

一個打盡 楊振耀

江蘇省泗洪縣非法集資案件曝光，有人先向政府拍賣了兩輛車，基於群眾對房地產價格趨升的預期，使用人到鄉間以高於市場倍計的利率向農民集資，借貸的雪球愈滾愈大。最終因為不

2001太空漫遊

記憶後書 鄭政恆

電影文化中心主辦的「改編電影系列」，由「花協協」負責最後一講，明天(二十四日)三時首播。放電影選比力克名作《2001太空漫遊》，五時半我才開講。

祝您成功

杜亦有道 阿杜

他不是周潤發，不是劉德華，但久負盛名，在友好籌措下再演舊作《蝦仔爹哋》，亦沒有什麼「振臂高呼」，圈中舊友便紛紛自動投誠，個個不問酬勞的獻身相助，不但昔日榮華，演得真正朋友林建明、盧海鵬、戚美珍、鄭裕玲、米雪、曾志偉、關菊英、陳百祥、毛等再同台演出，連跨界大款劉德華、鄭秀文、陳奕迅、楊千嬅也自動報到，要出台客串，為的只是一個人——賈思樂。

此事在當下大引議論，在這「跟紅頂白」的娛樂界中，實屬「不正常現象」，而此無私朋情排山倒海而來，有道他是「得道者多助」嗎？也未見得。賈思樂離開電視圈後十年也有八載，只見正正常常地在「新城」做DJ主持一個節目，賈思樂這個純樸混血小子似乎只是半隱身地存在着，何解可以復出一聲之下，不呼也百應，如此好

以眾神之王「言」命名，《2001太空漫遊》的探索旅程就以木星為超越的通道，而非世界的土星。在最後，電影忽然從全知視點，變成單一視點，我們成為了太空人，看着自己迅速衰老。整個神秘空間代表了人類的歷史，原者小說甚至道明或破碎的幻象。而最終星重萬世，理查德史特勞斯《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》的音樂再起，提醒我們電影背後的世界觀，來自於尼采。